

编者按:阿玛尔·迪布今年35岁,他出生在法国,父母是来自阿尔及利亚的移民。不久前,他创立了罗纳-阿尔卑斯及奥弗涅地区穆斯林协会。在经常“出事”的里昂郊外的利卢-勒-巴贝区,他从事社区青年工作。

我是穆斯林,我还是法国公民

□纳笛亚·库里-达格尔 记录整理

在我很小的时候,父母经常对我说我是穆斯林。可是他们不告诉我穆斯林是什么意思,因为他们是乡下人,没有上过学,自己也不清楚穆斯林的含义。长大之后,我成了我们那个地方唯一的北非人。只要问我姓什名谁,就能知道我是阿拉伯人,是穆斯林,尽管我并不觉得有人搞种族主义,歧视我。

我是谁?我是什么人?诸如此类的问题,经常在我的脑海里浮现。我感到,我应当有自己的根源,有自己的传统;然而,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外头,我都找不到。在学校里,历史教科书上有一页讲到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但仅此而已;至于阿尔及利亚历史、文化等等,书上一字未提。

父母教育我,帮我树立价值观、生活原则以及道德观念等,但是支离破碎。即使父母的说教连起来看是完整的,但也不过是说说而已,而我要看书上是怎么说的。因此,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到处向别人请教。我读了不少书,首先是《古



阿玛尔·迪布。他既是法国公民,又是虔诚的穆斯林

伊斯兰组织。但是,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欧洲穆斯林融入主流社会的方式将因人而异。只要看一看犹太人来到英国以后一个世纪中如何融入英国社会就能明白了。现在,英国犹太人属于各种各样的群体,有的犹太人群体在参加英国经济生活的同时却在文化上自成一统,也有一些犹太人群体完全“消失”在英国社会中。

欧洲穆斯林今后与欧洲主流社会的关系,大约也会是这样一个模式。然而,大众传媒以及政治家往往无视其中具有建设性的部分。必须看到,同那些麻烦制造者相比,欧洲穆斯林中具有建设性的部分更重要,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从社会、文化影响这个角度说都是如此。大众传媒和政治家们实在太性急

了。只要一出事,他们就急不可耐地责问为什么不能马上解决。而实际情况是再过两三代人,这些问题一定能解决。

穆斯林极端分子的活动,引起了欧洲社会的关注;尽管如此,越来越多的穆斯林男女青年正在与包括基督教会在内的社会团体携手解决暴力、入学率、妇女地位等一系列问题。这些穆斯林男女青年回避神学问题,但是以伊斯兰为根据寻求切实可行、合理合法的解决办法来解决实际问题。更多的人希望对话,与国家对话,与社会对话,对于对话的期盼,看来超过了宗教极端主义的诱惑。

即使在阿拉伯世界,极端主义也已经遭到失败。10多年来,主流伊斯兰运动通过辩论在思想上取得了迅速发展。

10年前,如果你与伊斯兰活动分子相遇,向他们请教伊斯兰在人权、民主等问题上的立场,他们肯定会告诉你所有这一切不过是“西方宣传”,“提出这些问题,本身就是破坏、攻击伊斯兰。”

90年代中期以来,这样的立场开始发生变化。在眼下的伊斯兰运动中,众多的人们在探讨人权、民主、社会责任、公民性等问题。在有些电视节目中,比如在ART(阿拉伯广播电视)卫星频道,由阿拉伯思想家主持的辩论严肃认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参加辩论的绝大多数是年轻人,不少女青年也站出来发表意见。辩论涉及的问题,以及为解决现实社会各种问题提出的建议,无不使我感到乐观。○

兰经》，还有关于世界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书。

“我们是谁”？“是谁使我们的祖国沦为殖民地，使殖民地人民沦为经济贫穷落后的一群”？

“难道我们的传统真的不值得称道”？在一段很长的时间中，这些问题经常使我们沮丧万分，于是我开始调查。我发现，我们的传统丰富多彩，值得骄傲；我们不是为吃饱饭才来到法国的无知、愚蠢的殖民地的臣民。

大约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在学校里，我开始结交来自北非的男女青少年。我们经常在一起探讨同样的问题。从大学法律系毕业后，我走进世界；但是，从20多岁起，我一直在穆斯林社区组织中活动——这些组织，都是1985年以后出现的，我在设法通过这些组织建立经堂。老一代人，也就是第一批移民到法国的人支持我们；但是对于法国官僚机构的工作程序以及法国法律关于社区结社的规定，他们几乎一无所知。因此，我们这些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有责任帮助他们。

我们这些年轻人并不严格遵循伊斯兰教的清规戒律，经堂对于我们并不十分重要。需要经堂的主要是老人。自从离开阿尔及利亚，老一代人就没有搞

过集体诵经，都是自个儿在家里诵经，但是，让他们向政府申请建立经堂，那简直不可想象。于是，我们向老人们解释，建立经堂完全合法。我们还要证明，经堂不是搞颠覆活动的基地，不是原教旨主义的温床，谁也没有理由诋毁它。

与此同时，我们开始串联。我们这一代人出生在60~70年代，为了便于探讨问题，也是为了共同前进，我们感到有必要组织起来。

那时，我住在里昂郊外利卢区。幸运的是利卢镇的镇长热情支持我们建立经堂。这位镇长是二战期间的老兵，摩洛哥士兵曾经救过他的命。他说，他非常熟悉穆斯林的文化和宗教，因此对于我们提出建立经堂，他并不感到意外。不仅不感到意外，他还认为搞经堂对本地社会风气、教育等等有好处。

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这位镇长主动为我们提供了诵经场所——是一座居民楼的地下室，面积为30平方米。老人们的确能干，他们动手粉刷墙壁，铺地毯，把经堂搞得非常舒适。经堂开办不久，镇上2000多穆斯林就纷纷前来诵经，多少年来，他们中不少人一直日思夜想，盼望有个集体诵经的地方。

这地下室显然太小，无法满足穆斯林群众的需要。现在，镇上有3座经堂，

其中一座设在老的社区中心，面积为200平方米。人们每天晚上准时聚集在这些地方诵经，你能体会到他们需要这样做。有人说什么“去教堂的人越来越少，去清真寺的人越来越多”，这纯粹是无稽之谈。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犹太教一样，也面临着如何争取不同年龄的群众信教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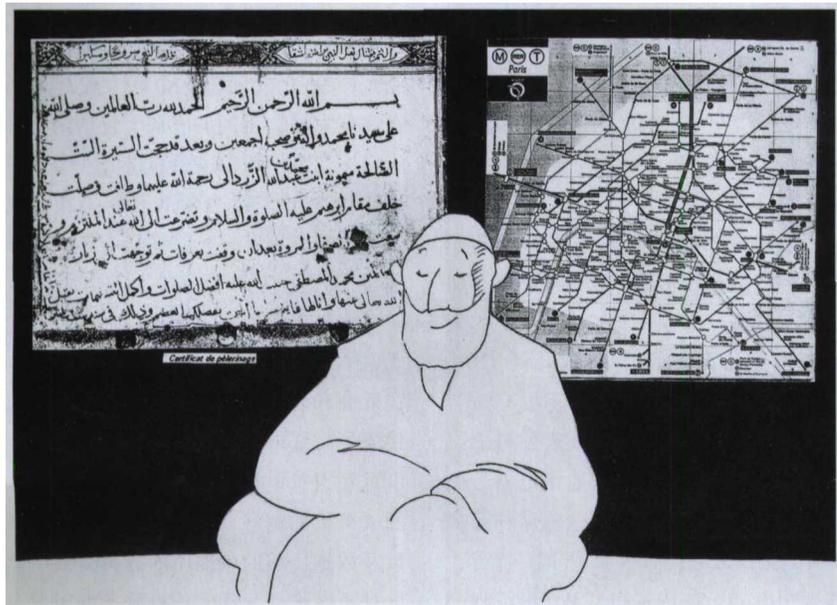
融入主流社会

10多年来，对于穆斯林在法国的兴起，一些知识分子和记者极力歪曲事实，主要手段是妖魔化穆斯林群众，特别是穆斯林青年。我当然了解穆斯林青年存在的问题，1992年以来，我一直在设法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有些穆斯林青年存在问题，恰恰是因为他们失去了文化、道德和宗教寄托，他们有严重的失落感。他们自称是穆斯林，却从来不去清真寺。其中有些人逐渐学会偷鸡摸狗，成了犯罪分子。

然而，和我接触后，这些青年感到心里有底了，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我既是欧洲人，也是穆斯林。在他们周围，有的人失业，有的贩毒，还有人靠国家施舍勉强度日——这就是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而我则不同。我受过教育，我有工作，我是职业足球运动员。我也享受生活，但这并没有妨碍我成为一个好的穆斯林。从我身上，他们看到了希望。

尽管问题不少，欧洲穆斯林正在融入主流社会。在法国，一个穆斯林中产阶级正在形成。这说明，穆斯林能够成为法国现实生活的一部分，既是法国公民，又是虔诚的穆斯林。我觉得法国非常宽容，法国允许尊重法律和社会生活准则的人们宏扬自己的宗教信仰。

1990年，我到撒奥内河畔夏龙(CHALON-SUR-SAONE)工作。这是一个农村小镇，动身之前，我想那里不会有伊斯兰教经堂。然而，出乎我的意料，那里有一座非常好的清真寺，当地基督徒把一座不再使用的教堂捐献给穆斯林，穆斯林群众自己动手把它改造成了清真寺。这里的居民多数信仰基督教。然而，通过自己的努力，穆斯林群众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赢得了基督徒和官员们的尊重。○



既是法国公民，又是虔诚的穆斯林——《古兰经》与巴黎地铁线路图之间并无冲突。